

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如此，我是年龄越大，越爱吃野菜了。近两年，尤爱苦辣菜。如今超市里偶尔

也有野菜，小区外的菜市场野菜出现的频率更高一些，不过露面的通常都是荠菜、蒲公英、茼蒿、马齿苋之类，看不到苦辣菜。想吃苦辣菜，只有去山野间采。好在工作日程里，时不时就得下乡一趟，忙完了正事，就可顺脚去挖一些。

野菜这种东西，茫然四顾，似乎无迹可寻。低头细找，却是无处不在。河边、坡地，甚至因为整修路肩而刚刚培的新土上，都有。立春时节的苦辣菜，是三九天，在最冷的天气里长出来的，自然也是最嫩的，也是最好吃的。此时的苦辣菜紧贴着地面，翠生生的，很乖。轻轻一掐，就到了手里，一掐一汪水。

它不怕掐，简直是越掐越长——似乎有一些菜是越掐越长的，韭菜、小葱、茼蒿、薄荷、荆芥——你过一段时间再来，它就长出了挺拔的茎，亭亭玉立。你掐过的那些了无痕迹。再过一段时间呢，它就开出了黄灿灿的花。开花的苦辣菜乍一看很像油菜——它的籽儿和油菜籽儿一样，确实也能榨油的——再仔细看，就知道不是。油菜长得很温顺，是小家碧玉的风格，苦辣菜呢，到底是野菜，茎粗叶大，很生猛，一副没有教养的野丫头的样子。

尽管它已经很干净

我乘海南高铁环岛行。每到一站，都事先在网上买好下一站的车票。离开文昌到东方，我是赶第二天早上八点十八分的动车。头天晚上就在网上查清，第二天一早去火车站的公交车有两班，一班是早上六点钟发车，一班是六点半发车。从我住的酒店赶车去火车站只有6公里，中途有几站，但到火车站，最多也就半小时。

为慎重起见，我第二天起得很早，把酒店送的早餐都舍了。出了酒店，借着微茫的路灯光，顶着黎明前的黑夜，过到街对面的公交站等车。在公交站，我看了看手表，六点，还早。

然而，却没有车来。破破烂烂的公交车倒是过了几辆，可都不是到火车站的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在这里，公交车是想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。我有点着急了，这样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！

夜幕幢幢中，街上出租车少之又少，过上过下的多是摩托车、电瓶车，还有我们成都人叫“梆梆车”的三轮车。这个叫法很形象，因为这种的车开起来，梆梆地响，一跳一跳，像个跳动的青蛙。

摩托车、电瓶车我不敢坐，也不能坐，因为我还带有一个大箱子，放不下。时间如水，一分一秒地泼洒而去时，一辆梆梆车开过来了。我拦下了车。借着旁边黯淡的街灯看去，开车的是个瘦小的中年妇女。看不清她的面貌，脸上蒙个面纱，头上戴个斗笠，打扮得就像个越南女人。海南的好些劳动妇女，都这样。

我问她去火车站吗？她说去。

我问多少钱？我以为她肯定要敲我竹杠，不料

苦辣菜小记

乔叶

了，但是在吃之前还是要习惯性地洗一洗。洗之前要稍微拾掇一下，所谓的拾掇，也就是把它们打理成大概齐的几段，如此才好把它们放进开水锅里焯熟。再稍微拾掇一下叶子。它的叶子有着毛楞楞的边儿，叶面上散布着或密或疏的孔洞，不知道是不是虫子咬的，这些孔洞总是让我感到莫名的亲切。还有一些叶子带着暗红间杂棕黄的色块，这色块，有点儿接近泥土的颜色，或者说，有点儿接近秋天的颜色。大叶子有，如果细细端详，小叶子也有，最嫩最嫩的菜芯儿里，也有这样的色块，像是胎记。它们的这个样子，总是让我想起香椿。初春时节，头茬的香椿也常常有这样的颜色。

一进到凉水，苦辣菜立马就变成水灵灵的深绿色，秀气起来。怪不得有这种说法：卖菜的不使水，买菜的嘬着嘴。意思是，买菜的时候，明知道那些卖菜的这么做不厚道，是把水当成菜卖给我们，买了就会吃亏，可是看见这些水灵灵的菜，还是愿意掏钱买，而不愿意买那些干巴巴的菜。这是吃亏么，明明是吃水。吃水的亏，心甘情愿。到了开水里焯的时候，苦辣菜又变成了青绿色，也许是高温让它蒸了桑拿，它的绿就又浅了一

层？我愿意这么想。水很宽。菜在水里，翻着它们，眼看着它们的身体迅速柔软了下去，它们的绿色却更加蓬勃了起来，青绿色又渐渐接近了深绿色。这柔软、湿润、迷醉的样子，很像女人遇到了爱情呢。

从开水里捞出来的苦辣菜，它的绿显然有些老了。接下来的程序是过凉水。过凉水是极其必要的，不但可以有效降温，在切它的时候不至于烫手，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恢复它的气色：只要把它浸泡在凉水里，原本颓废的它立马就有了精气神儿，从老绿回归到了深绿。仿佛热恋又失恋的少女被爱情磋磨后，有些疼痛，可是她又被什么给温暖了过来，平复了伤痕，走出了颓靡，就是那种情态。所以，虽然还是深绿，却又清新沉着

了一层，更耐看了。

然后用白棉布裹住它，把水挤干，切成碎丁。切的时候，你会充分感觉到这菜的肥美，她温热的身体，她粗纤维的黏度——尤其是茎的部分。不好切。需要下力气。切菜的时候我总是格外专心致志，慢慢地切着，只喊着一个名字：苦辣菜。只有一个念头：好好切。只有一个愿望：苦辣菜啊，我一会儿要吃你啦——

我就这么着和苦辣菜说着话，用手和刀，也用我的胃。

齐备之后，开始炒。配菜得用蒜苗——必不可少

的就是蒜或者蒜苗的茎，

开梆梆车的女人

田闻一

大出意外，她只要12元。坐公交车去火车站都要6元，她只要12元？又是这个时候，又是这种情况下！她不会把我“套”上去，中途以车坏了什么的为由，讹诈我吧？可能，完全可能。管他的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到时再说，看她能搞个什么名堂，她小小一个妇女还能把我这个大男人怎么的？我说：好，那就走吧。

她先帮我把沉重的拉杆箱提上车，打横放好，我再上车坐好。她这就开动梆梆车，一跳一跳地跑了起来。

我发现，形体瘦小的她，肩勾缩背地开着车子，压着车子，好像非如此就压不住似的。我担着心。有些路段状况不好，坑坑洼洼，梆梆车大幅度地甩动，我深怕车翻了。车前那盏



归（水彩画） 苏军权

或者是葱白。最好还要有红菜椒。青椒不合适，会伤害苦辣菜的绿，让这绿变得浑油。红干椒也不合适，因为红得太燥，也会伤害它的绿。更因为辣得太冲，还会抢夺了它的本味。所以，相较而言，就是红菜椒的温润悦目最为合适。对了，若再加一样黑木耳，四色兼具，简直就是完美了。

炒是最为简单的，就是用一点儿油，再用一点儿盐，就可以了。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，真的什么都不需要。菜在锅里，翻也很简单，简单到什么程度？只

要盐在菜里翻匀了，你看不见盐的白色了，那么这菜就算成了。

苦辣菜，是有点儿苦的，后味儿有点儿甜。也是有点儿涩的，后味儿有点儿辣。当然不止这些，可其他的我却是难以言喻了。总之这些味道综合在一起，如同四个一加在一起不等于四，而是四的很多倍——简而言之，偷懒地形容一下吧：是醇香，非常厚重厚实的醇香，一口一口地吃着它，这醇香就在唇齿间缠绵回荡。那感觉，怎么说呢？好像在和整个儿春天亲吻一样。

孤灯，像个独眼龙似地努力睁大眼睛，放出昏黄的灯光，吃力地划破黎明前的黑暗，颠颠簸簸地一路前行。

火车站终于平安地到了，不到一个小时，我这才放心了。黯淡的路灯映照下，体形消瘦的她，抢先把我那沉重的拉杆箱拿来放好，好像这是她应尽的责任。

“箱子重啊！”我把车钱给她时，抱怨他们县公交车出车不准时。

“是有点对不起你啊！”她把头一低，居然这样说：“他们那些人，是，起……起不了这么早的。”她说这话时，还显得有点赧然，好像公交车不守时、不来，难为了我这个客人，倒该她负责似的。

这时，我希望她提出加钱，可是没有；我想主动提出来，加多少呢？又怕反而亵渎了她。就在我犹犹豫豫时，她抬起梆梆车走了。在梦一般迷离的灯光中，她渐行渐远，越来越小，看不见了。然而，在我心目中，她却是越来越清晰。

随意如自家客厅，所以大家都称之为“由里的客厅”。再则，女主人由里，也是个有趣的人。虽然经营着一家卖服饰、兼做简餐的店，但也不将生意放在首位，而是热衷于举办各种各样的手工活动，比如圣诞花环、新年八宝饭、端午香囊，以及芳香蜡片、各式西点等等，花样繁多得令人眼花缭乱，为此集合了一班忠实的拥趸，每到周末便去由里的阳光客厅聚集。正是因为性情相近、气场相同，所以我想，这场初夏的邂逅，也注定是必然的吧。

活动日。大师的教学过程暂且不表，最令人兴奋的是轻食粽蒸好出炉时分，扑鼻的清香在客厅迅速弥漫开来。刚才手忙脚乱学包粽子的时尚女人们，这会子早已整顿衣裳，沐浴着午后的阳光，端坐着开始喫茶，至于今天的茶食嘛，当然就是刚出锅的粽子啦！细心的

端午茶事

李珏

话说，近年来随着酒店的产品市场口碑日盛，邀请我们做线下活动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，叫我这个总监实在是应接不暇。但由里的店比较特殊，那个硕大的、有着阳光顶棚的餐厅，一直都是我的最爱。在初夏的午后，沐着热烈的暖阳，大家一起围坐着，谈笑、手作、喝茶，总是有趣得很。因为餐厅可以

我们来打个赌吧：你如果能将一页《新华字典》上的字认全，任何一页，就算你赢，赌注你自己随便提。

哈哈，翻了一页，又一页，还翻一页，还是别翻了，都认不全，认输吧。

嗯，输了没关系，这个赌，没什么人会赢，除非专门去背诵，即便是编字典的，也不一定认得全。

我们大多数人要做的，就是多角度努力而持久地阅读，如此，才不会输得很惨。

每年我都会在多个场合讲阅读，不遗余力，这里再承接前面这个赌，说一下阅读方法。

清朝的康熙皇帝非常注重阅读。他认为，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读书和修养自身。他有很多的切身阅读体会，他认为记载书籍的文字乃是天下的宝贝；“朕自幼读书，间有一字未明，必加寻绎，方是得读书真味”。

“一字未明，必加寻绎”，只要一个字不明白，一定会从多角度去弄懂弄通。其实，这种阅读方法，也不是什么登天难事，只要养成良好的习惯都可以做到。

汉语博大精深，一个字一个词组，可以有多种用法，而每一种用法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，事属字词中，普通人掌握的也就三五千字，那些所谓博学者的识字量，不会比你多几倍，他们之所以理解力强，只是掌握了良好的方法而已。打个比方，这些字就如同你的士兵，而你这个握有几千人部队的总司令，一定要熟悉自己每一个兵的习性，否则，你就会乱指挥。

阅读时，特别是读各类古籍经典，需要多一些字词的本义和引申义，尽管很多意思，现今已经不太常用，但它们却是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。

既然说字，就举这个“字”为例吧。

这是个会意字，本义是“人在屋内生孩子”。作名词的时候，可以指代好多意思，文字、名号、凭据、书法、书信、姓氏，这个一般人都理解；作动词的时候，就很少人关注了，因为它们大量出现在古文中，怀孕（字马，怀孕的马）、生育、抚养（字而幼孩）、教育、治理、嫁人（待字闺中），都可以用，你如果识得“字”的庐山真面目，阅读就会极其轻松，且有趣。

比如常用的“腊”。作名词，腊月，腊八，腊肉；作动词，腊祭，腊会。但我们很少关注另一个音：xī，腊人，古代的官名，掌管干肉的，腊(là)肉是腊月里腌制的肉，腊(xī)肉是干肉、陈肉，不一样的。你就奇怪了吧，管理干肉也算个官？是的，古代祭祀是件大事，一直都有专门的人管理，还分天官地官。不仅有“腊人”，还有“酒人”、“浆人”、“飧人”、“盐人”等等，“飧人”，“飧”是古代筵席间必不可少的竹制餐具，“飧人”专门负责王室日常进餐或祭祀时筵中必须存放的食品。

再比如“武”、“寺”、“廉”，不一一细说，你自己去整理吧，几乎每一个字，都有极其复杂的来源和各种词性、用法。

“一字未明”，就一个一个地寻绎解决，积得多了，你就是文字富翁，你就有成为英明文字总司令的可能，无论作文或者说话，常会打出漂亮的胜仗。

呵，前面说的这个文字赌，你敢打吗？我觉得挺有趣的。

小满

一川

溪水落英红鲤争，
方田麦气暗香清。
人生小满多诗意，
万物斯时日渐盈。



由里，在每个人的盘中都放了四份不同口味的轻食粽，盘边还贴心地搁着一盒白糖，而大家闲聊的话题，也始终围绕这枚小小的粽子，有叹茶香与粽香好契合的，也有说榨橙汁与粽子是绝配的……由里便将大家的建议收集起来，居然拟就了一张丰盛的轻食菜谱，在微信群里发了，给大家作为日常的参考。那天，意外的是，带去的轻食粽礼盒，很快被一抢而空，无意中做了一桩成功的销售，这个叫我心底有了小小的感动——因为自己的创意，竟能获得如此高的认同。

“一日一食，独享美味；轻食生活，心有余裕。”创意“轻食粽”的理念，就是这样，在这个初夏的午后、在众人的嫣然之中，得到了印证。

十日谈

享受上海初夏的阳光

责编：刘芳

我一直有一个心愿，希望自家有一个庭院，请看明日本栏。